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玉簫再世

吳彩玉，一字玉簫，嘉善人。父早世，從母至魏塘依舅氏以居。女少聰慧，針黹之事，一見即工，所刺繡紋精緻絕倫，每出，人爭售之。舅氏素善歌曲，彈絲吹竹，無不深造其微。女紅之暇，從而學焉，歌聲宛轉抑揚，脆堪裂帛，響可遏雲，殊動人聽。以是里中或呼女為「針神」，或稱女為「曲聖」。女年十四齡，丰神豔逸，舉止娉婷，見者不知為碧玉小家女也。女母之妹，從夫僦居於上海，以書招之。女母遂挈女偕行。其屋固在城北曲巷中，流鶯比鄰，左右皆是。妹之夫夙習航海術，時行賈於東瀛，妹頗不安於室，恒與鴉鬟媼陰相往來，每見女，無不嘖嘖稱其美。女或從姨出外遊覽，間至北里，得識諸姊妹，無不喜納交於女，輒有贈遺，羅帕香串，几盈篋筒。一日，女詣紅廟焚香。甫下鈿車，即見一少年子，狀若貴家，紈扇輕衫，翩翩玉立，拱俟路旁，視女目不轉瞬。女見其雙眸炯炯，不覺嫣然一笑。入廟參神，甫起，而其人已踵至。女匆匆下車時，偶遺一帕，其人在後拾之，時天氣酷暑，女粉汗淫淫，從釧間索帕，不可得，徘徊四顧，若有所覓。少年子即以帕進曰：「此即卿之所遺也，謹以完趙璧。」女受而慚謝之，紅潮暈頰，益增其媚。女出廟登車，少年亦從其後遙尾之，直至女所居而止。自此常蹀躞於女之門外，雖咫尺銀河，莫能通一語也。

無何，女母以急症死，棺槨衣衾，皆姨為之摒擋，女深感之。逾年，舅氏亦沒，以遭訟事，家日落。姨之夫在神戶經商，以乘小艇詣海舶，忽值颶風，沒於風濤中。姨聞信痛哭，為之舉哀成服，然喪事之中，不忘涂澤。久之，漸有蜂媒蝶使，出入其家，隱諷女曰：「子年已及笄矣，何不擇人而事？然以吾家門第，今日落寞至此，所適亦不過賣菜傭而已，再上亦不過布米行肆中牙郎耳；若欲五陵年少，裘馬麗都，非求之於走馬章台中，不易得也。」女然無以應。姨見其可動，遂不復問女，即托人賃室中陳設各物，帷帳尊彝，備極雅麗，綺樓三楹，一以處女；一聘勾欄中妙人居之，以為女伴；己則居於樓下。客至淪茗進果，令女自高位置，寒暄數語後，不復再言；客問，亦僅答二三語。女既娟妍，性又溫婉，見之者無不色授魂與，不決旬即已車馬盈門。自此枇杷院落，楊柳樓台，居然於秦樓楚館中，屈一指矣。或有大腹賈為女梳籠者，輒高其聲價。

一日，有客直入女房，謂女曰：「卿何時在此耶？幾令人以相思死！」女視之，即廟中所見之少年也。回憶前時，不覺淚珠簌簌墮襟袖，嗚咽言曰：「妾亦良家女，豈飛茵墮罔者哉？今日雖不幸落風塵，然璞猶未琢，玉尚無瑕，廟中謹完趙璧一語，妾可自矢。君其信哉？」少年亦為之肅然改容，因問身價幾何，自當拔此一朵青蓮花，以出諸火坑也。女曰：「欲從則竟從耳，身固自主，奚費一錢。」因為少年緬述前後顛末。少年曰：「雖然，卿寄食姨家，亦當少償之。惟事貴乎速，遲則中變矣。」因呼姨至前，謂欲脫女樂籍，需價幾何。姨方倚女為錢樹子，驟聞其言，色遽變。女在旁謂姨曰：「姨固言擇人而事耳；今有此好門戶，兒早已心許之矣；若不從兒願，則三尺紅羅，即兒畢命處矣！」姨知女志不可奪，曰：「即欲嫁彼，亦當鄭重。今與客約法三章：其一聘禮必以千金，我盡為汝備奩贈，不私一錢；其二須另設青廬，行親迎禮，彩仗花輿，務從其盛；其三須為正室，不作偏房。」少年曰：「是皆可從。」當具媒妁，即書婚帖，擇吉期，前後未旬，女竟歸少年。嫁後方知少年姓梁，字鶴，新登賢書，乍浦世家子也。惟中饋已自有人，亦名族女，結已三載矣，尚無所出。女知之，亦願自居於小星之列。生備述妻美而賢，必不相妒。彌月後，偕女往嘉善，合葬其父母之墓。女夙慕西湖山水之勝，因與往游，小駐福隱山莊，岸則乘軒，水則蕩槳，名勝之地，遊歷殆遍。女隨生歸家，侍威姑，事大婦，無不循禮，上下雍睦，咸得歡心。

旋生公車北上，射策不中。既歸，忽患寒疾，藥石無靈，群醫束手。女晨夕奉侍，衣不解帶，眼不交睫。見生危篤，涕泣不食，焚香告天，願以身代，潛自臂肉，和湯以進。顧病卒不瘳。生當彌留時，執女手曰：「吾負汝矣！吾死，汝可仍歸故鄉。房中所有，悉以付汝；當請於我母，再畀汝五百金。汝其善事後人，勿以吾為念。」女聞言，涕泣不可仰，但曰：「妾願相從地下耳！」顧已哽不成聲矣。及夕，生竟氣絕。生母生妻，搶地呼天，哀痛之情可知也。擾攘中，眾亦不暇顧女。夜半，生忽自蘇，呻吟有聲。左右進以參苓，神氣略定。歎曰：「吾今而後得重生矣。」即詢女所在。婢媼覓諸其房，則已懸樑自縊，作步虛仙子矣。解下灌救，已不可及。舉其袖，有血水滴出，褫視其臂，刀痕儼然，因知為割股療病。眾共歎女賢且貞烈，近今所希。然不敢驟告生，但曰痛倦已極，才入睡鄉耳。生聞歎，搖首弗信，曰：「此女吾知其已死矣。適已至陰司，黑風砭肌，黃沙瞇目，方買貿向前行，突有乘馬至者，曰：『某生可釋還陽，已有貞姬代死，帝鑒其誠，延壽四紀，且賜生再續後緣，生其勿忘。』其人言訖，以鞭答予背，如夢初覺，今背際隱有餘痛也。」

生後捷南宮，由進士出宰山東，屢任劇邑。一日，獲盜得贓，中有玉桃一枚，乃女常時所玩弄，死後納於棺中者也。生反覆審視不謬，謂盜必發塚開棺所得。盜堅不承，謂劫自吳江陸家第三女房中，篋得之，並有連理玉藕一片，已付長生質庫。生命取至，則亦女殉葬物也。疑不能明。即令信任之家人赴吳訊訪陸氏蹤跡。乃知陸翁亦浙籍而遷於吳者，年垂六旬，始生第三女，生而能言，靈敏異常；臧獲往廢胎衣，掘地得二玉器，女見之，把玩不忍釋手，稍長，恒佩於身。常問翁：「瀕海之區可有地名乍浦否？」答以距此不遠。則屢求翁挈之往游。自恨生閨閣中，不能遠出，常為憾事。幼聞人歌，傾耳聆之，恍如夙習，一二遍後，即能辨其音聲，正其節奏。群曰：「此女善才也。」今年始屆破瓜。聞有問名者，輒嚶嚶啜泣，竟日不食。詢其生之歲，即女死之年也，月日皆符。家人返命。生愾然有問，曰：「騎者之言，今將驗矣。」

生新喪偶，正謀續弦，乃陸翁素識之友為冰上人。生居官清正，頗為上游所器重，闔邑口碑，俱曰好官。陸翁固耳生名，微以年齒為嫌。女聞有乍浦梁姓求婚者，即曰：「非鶴，我弗嫁也。」翁奇之，曰：「此殆前緣也。」竟許之，送女至任成婚。卻扇之夕，女見生如舊相識。惟女貌殊異於前，秋菊春蘭，並稱佳妙，環肥燕瘦，各擅風流。生眷愛特甚。案牘之暇，輒教以讀書識字，數月後即能吟詠，謝家詠絮才不足多也。生官至監司，始致仕里居。清明日攜女上塚，指石碣謂女曰：「卿果玉簫再世否？此即卿之前身也。」女恍然若有所悟，歎曰：「人世光陰，真不可恃。君自後當作出塵想，勿徒為一縷情絲所束縛也。」生曰：「善哉卿言。」由是入山修道，不知所終。